

3
3- /

生 活

(詩 集)

生 活

龍 風 著



1 9 3 6

更
正

自序頁一第七行‘難求拙琴’應是‘難於拙琴’。

又第十一行‘是些’應是‘這些’。

頁五露露篇，Jass 應是 Jazz。

頁廿八種甘薯篇，‘一根一根薯苗’下漏一‘蕃’字。

040
528-7



3 0537 9339 8

目 次

I

小乳齒

羅蕾莎

秀珍

露露

哭莉茜

再見看你

戀愛

妍

母親

葉茹

玲玲沒有媽媽的

荔枝樹上賣唱的姑娘

一個真純的賊悔

I

38274

小孩子們

珍妮

小小鼠家

II

生活

種甘薯

休息

你走錯了路

可憐的李亞德

北風與乞丐

不流淚的盧亞里

細狗仔和他的媽媽

流浪人

轉運手

殘廢者

III

熟悉着

籠中鳥

你逃

街區

悼

見識

春天在心中

自序

生活是灰黯、陰沉、悵鬱、苦悶、悲哀、慘戚……；另一方面，生活又是公理、正義的探求，追求光明的戰鬥，慷慨高歌，奮勇殺敵，嚴肅而積極。

——誰能逃避得了，誰不浸在同一的大時代的漩渦裏呢？

誠然，我的頽筆難摹描摹、表現這個離奇古怪的世界的，各種各樣的生活的各方面；然而，要是我真的能夠在這本小冊子裏，用頽筆把人們的生活之一部的深底刺進……呵！——可惜這些委實都是不十分容易；或是畢生的工作，或竟是永無完工之期！

自‘茫茫夜’問世以後，積月累日，我確實也積下了一些貨色。但是，為着這是小冊子，大部分屬於歌謠一方面的便不能不暫時割愛；雖然我預備在最近的將來特地為它們而弄一專集，目今，在這僅存的貧弱的生活圈子裏又缺下了一角，總是事實，算來總是一件缺憾的事體。

由熱的都市跳向了熱的都市，不久，由熱的
都市我又將跳入熱的洪流。生存在這個亂世，
也許正是我們的生的特別的意義吧；跟着時代
的濤聲，我相信我會不斷地繼續努力！

這裏，暫且讓我向大家先告一聲！‘再會’
罷！

一九三六年三月廿三日，

於東京。

I

小莉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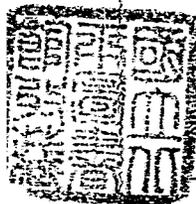
小莉茜，舊制度使我掙不脫你，
我不忍，讓你獨自傷心墮淚；
算了吧，權承認所謂婚姻關係。

坦白的說，我可憐你，
明知道，我，我不會愛你的，
畢竟還只好跟你敷衍下去。

不錯，無窮的田事埋沒了你，
不錯，田裏的蚯蚓都熟悉你悲酸的淚，
可是，你怨誰？你埋怨自己的命運吧！

你不會相信的，世界也許會改變；
一個時候，你會自動的同我分離，
你有健壯的身體，也許我趕不上你哩！
——啊！不要傷悲吧，小莉茜！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八日。



羅 蕾 莎

羅蕾莎，我同情你：

婦人羣中你來了革命，

你曉得女人的任務

不光是什麼賢妻良母；

靠着自己的力，你奮鬥，

你學習足夠生存的工具，

日日夜夜，你說不應當空閒了心。

可是，你打不開矛盾的路，

坦白掩不了你的懦怯，

你還在獨自愁苦。

我說：羅蕾莎，我同情你，

我給你一點新的刺激，

我為你安排向前的路吧！——

但是，你拒絕了，你說……

唉！羅蕾莎，生活

沒有給你必需的爭生存的勇氣；

你是必得讓歲月蝕盡你的年華，

讓苦惱永遠和你牢抱的。

好吧，羅蕾莎，當心

大變動會使你粉碎；
當心，心臟病是可怕的毒蛇，
牠會咬盡你整個生命的呵！

一九三四，三月。

秀 珍

秀珍，幹嗎你離開了家？

家裏不比上海好嗎？

——汽車正在你家門前跑，

飛機不也整天在天空裏過？

哦！陽光耀眼的五月，

秀珍姑娘離別了家鄉，

年老的爸媽擦着眼淚，

小火輪把她拖到都市上！

工廠整天在喊叫，

都市張開了巨大的口：

它，吞沒過當年美麗活潑的表姐，

如今，它的舌又探上了她的頭！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三日。

露 露

帶幾分嬌羞流着淚，露露，我曉得
當初你不願意學習跳舞。

可是，貧窮決定了你的運命，
你，你爸媽又那能讓你嬌養在家裏？

穿起那紅紅綠綠的綾羅綢紗，
我明白微笑中你藏下了難數的酸悲；
晚上出去，黎明又拖回沉重的身體，
凌亂的步聲中我熟悉你心頭的淚。

唉！要是兵禍不使你媽讓田園荒蕪，
露露，荷鋤負耜也許正是你的長處。
但是，大兵畢竟把你們趕到了都市，
都市，失業的爸，那不把你當作搖錢樹？

哦！可憐的露露！就讓紅綠的燈光
從今慢慢蝕盡你整個青春嗎？
一天，你會在悠揚的Jazz樂中倒下，
等着吧，遲早你會僅剩下貧血病體哩！

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

哭 莉 茜

我歸來了，小莉茜，在你無窮的勞作裏
我想給你同情，給你些微的安慰；
可是，酸心淚却在喉頭鎖住了你，你！

封封家信纏死了你金色的希冀，
對於你，好好壞壞從沒有講過半句；
萬千担心養成病，呵，可憐的東西！

我承認，你的好處顯現在無限艱辛裏，
我曉得，你忍飢耐勞，也受凍勤做，——
但是，了解你又那能單獨的解救你？

沒有想到，火般的六月我會歸來就你，
層層的悲哀，那知竟已把你拖入墓地！
良心敵不了這時代的運命，哦，莉茜！

噉噬！如今，虫豸那能把你的墓頭哭碎？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三夜

再看見你

像陰沉佔領着冬季，
永遠你拖着飽鬱的心。
我想像：春天在你是累贅，
更談不上熱烈的夏，
沒有雷電，沒有風雨……
可是，冬沒有帶你歸去，
憂愁還沒有蝕盡你的心，
你還強撐着風燭般的身軀，
你是企圖攜帶着冬的心懷
度着春天，再度遇夏同秋；
讓歲月步步的送你老朽。
——是的，我又看見了你，
業上的日曆更換已數度；
雖然飽鬱業已把你養老，
年華畢竟不變你的老舊。
一萬個不解，我懷疑：
永遠在灰色的圈子裏
為什麼你會活得這麼長久？
將來也許還有時候會再看見你，

那時你會是雪上加霜的
算不清的鵝紋下深藏悒鬱嗎？
哦！不！不會有這麼一回事吧！
朋友！在火線上生活的人，
天曉得，生命有多久！

一九三四年四月廿一日

戀 愛

每天，早上五點半，
在路上，我碰見他。
一道的走到工廠，
晚上六點他又送我回家。

說不出的歡喜，
他是這麼良好：
只要一天不曾看見我，
便會在同伴前跟問到。

不錯，我頂曉得他的家：
一個哥哥當巡捕，
弟弟年小，妹妹年紀十六七，
他的媽媽尚少一個媳婦。

哦，對的，他比別人好：
他的身體強壯，他可以耐勞，
家裏還過得去，
又是大家都會做！

可是！誰為我告訴他我在掛念他？

一九三四年五月。

妬

雲向海調情，
海擺出藍黑的臉孔；
高高的，高高的，
雲兒只能停留在天上。

水平線上出現了月亮，
海面閃閃的露出金光；
慢慢的，慢慢的月兒上升，
海的媚笑不住的不住的盪漾。

雲，張開黑的翅膀，
使勁地吞食了月亮。
海面踴躍，踴躍，
雲兒猶在展開黑的翅膀。

一九三三年七月七日 ●

母 親

蘇銀英，止住你泉水般的淚，
這難道是哭泣的時候嗎？
誰的兒子不是為着自己的政權，
誰讓你記起你就是死者的媽媽？
聽着，這是我們隊長的命令：
今晚日人將有頑強的襲擊，
我們準備鋼鐵般的抗拒！
我們的戈矛隊正應當顛顛身手哩！

蘇銀英，快快止住你悲哀的淚吧！
來，你來和大家合在一起，
我們來準備新的突擊；
回頭，你將看見我們業已救起
無數萬的小兄弟，
他們正是我們的孩子，
一樣的需要我們的撫慰哩！

——來吧，幹嗎要這樣的傷心？
被殺了兒子還不夠，

又要自己哭壞自己嗎？

呵！可敬愛的蘇銀英：

三個孩子，二個

業已為自己的政府犧牲了生命，

你正是光榮的母親哪！

棄 婦

死了，梨梨，你結束了你傷心的命運！
冷嘲熱罵還沒有傷到你的孩子，
你總算減輕了一份難逃的罪；
誰不曉得，對於你，沒有父親的嬰孩
生會萬二分的苦過死哩！
不過，梨梨，死遮不住你的柔弱，
最初，在你已是棄婦的一刹那，
你就再不該停留在他家裏，
讓他的伯父得有奸淫的機會。
沒有希望的期待，你堅持下去，
縱使將來她會對他寫出她的欺騙，
梨梨，這難道就是你的勝利？
無數的鬼火在你面前飄，面前搖，
舊頭腦束縛了你，哦，可憐的梨梨！

是的，柔弱敵不住獸性的強暴，
羞辱使你吞下了億萬說不出的苦，
第一次抵抗的失敗演成你的錯誤，
肚子大了，那裏去找你已遠走的伯父？

哦！你，慌慌的你歸到娘家，
打胎劑斷送了你的寶貝，
梨梨，誰想到同時也慘殺了你自己？
不用說，咒罵掛上了每個鄉人的口，
有名的風流三千次萬次的在搖頭；
就是那慣偷情的孫二的媳婦，
也罵你不想想做正經的姑娘時候。
唉！梨梨，誰曉得你？誰了解你？——
人世裏，除了奮鬥，你唯一的運命，
可不是蹂躪，傷悲，跟着就是黯然的死？

一九三四年八月。

玲玲沒有媽媽的

玲玲沒有媽媽的——

當玲玲向爸爸
硬要萬人都有媽媽，
爸爸擺着認真的臉孔，
咬住嘴不說半句話。

經不起玲玲的歪纏，
他說：『玲玲，不要鬧，
你比不了別人，……
你的媽媽是死了。
……………」

但是，這分明他是在說謊：
他眼底出現了模糊的暗影，
模糊中顯現了一個少婦，
披着靚裝，跳舞廳中翩翩迴翔；
年輕的向她眼着眼，
年老頭兒暗睨那個闊兒郎。

他沒有錯，他曉得
她的真顏貌，
不差分毫，
對面掛的便是她的好照像。
——分離甲問他們沒有多久，
如今只不外兩年的時光。

粗心漏出了他的憤恨：
他說：『她本不配做窮人的娘。』
轉過口，撫摩着玲玲，
他又說『玲玲，只要你健康，
你媽媽會安心在天堂。』

- 九三五年二月十日。

荔枝灣上賣唱的姑娘

一個面對着小洋琴，冷清清的秋夜，
顫慄的竹片上傳出顫慄的聲音；
更有一個在胡弦上播送出生命的歎息，
相和着：嗚嗚咽咽，叮叮嚶嚶！
希望正似陰沉的天空，
不露一點星光，月被遮住臉孔。
遊艇被棄在暗黑的角落，
好像無數的黑棺在鋪排着，
不點燈，蓄下暗暗的一片朦朧。
人們也許記起往日的繁榮：
百十遊艇在穿梭，
水面輕迎着涼爽的风，
遊艇裏飄出粉香，送出樂音，
也夾雜着情人們的細語嚶嚶。
可是，如今的荔枝灣已入了暮年，
正像天空重疊了萬千雲堆，
荔枝灣，水也添上無數暗黑的綉瀾。
陰影裏不再顯出搖曳的倒映，
深溝却更是惡臭的淵源。

唉！冷的荔枝灣誰來遊玩？
臭的荔枝灣上誰來買唱？
哦哦！你兩個賣唱的姑娘，
戴上你陰沉的臉孔，
忍耐着冷風的刺傷，
眼睁睁地望着，
望着遠遠的不景氣的市場；
嗚嗚咽咽，叮叮嚶嚶——
你們可準備寂寞地彈唱到天亮？

一九三四年十月廿四日，

於廣州。

一個寡婦的懺悔

I

天老爺，如今我可已經
無日無夜的在懺悔：
當初，不該聽信叔婆伯姆的話，
都是甜言蜜語騙了我，
藥索子纏死了我的青春，
買了一個孩子就阻擋我再嫁。——
不是田事繁勞我耐不了苦，
也不怕服侍不了翁同姑；
只是挨不過算不清的春夏秋冬，
光唸着菩薩的名字解不了慌！

天老爺，如今我可已經
日日夜夜的在懺悔：
千不該，今天狹路裏偏又碰着鬼，
那冤家動手動脚調戲我，
花言巧語又挑動了我的心，說：
“假正經，三十一過才悔氣。”——
先是這幾年便有萬箭胸裏鑽，

睜着窗外的暗夜獨自的在心酸；
蒙着被頭也聽得到懷春的貓叫，
出門更怕看見那些交尾的野狗。

半夜，天網撐在樹梢，
黑暗塞滿低小的房子，
幾點星星獨在窗外偷瞧。
少婦身旁熟睡着三歲的小孩，
懺悔的聲音唱出在心頭。

II

唉！橫直我是一個窮人家的寡婦，
死了也用不着人們來超度。
節孝牌坊我不敢想，
現今的年頭，一天也難找兩頓飯，
一個黃毛小子，誰曉得命長命短，
眼前是百般藥草解不了慌。
假如他當時攔腰一抱，
假如……可不了却了一些苦惱？
靜悄悄，鬼也看不見，
天，就是菩薩在上也管不了！

但是，乾枯的菜色面貌，
清溪裏，洗衣也怕在靜水裏照。

“三十一過才悔氣，”
現今不是已經二十幾？
——就只怕沒有冤家找，
不然就嫁人做媽也得要。
顧不得叔婆伯姆的咒罵，
夜靜裏他們也聽得見哀哀的貓叫；
不是我不願守本分，這幾年
天老爺可禁得住春光春色的閃耀？

半夜，天網撐在樹梢，
黑暗塞滿低小的房子，
幾點星星獨在窗外偷瞧。
少婦忘記了側旁的孩子，
抓着，緊抱着被頭，
心裏起伏着滾滾的思潮。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一夜。

小孩子們

青青的草地，
綠樹蓋成涼蔭。
頭上飛着小蜻蜓，
耳裏塞滿吱吱的蟬鳴，
四五小孩挖掘在地面，
小小枯枝要想架起閭亭；
築起小小炮壘，
也建造小小房子來養兵；
“你捏小兵我捏馬，”
他又要再做一輛鐵甲車，——
小小心裏開出了樣樣的心花。
那裏飛來一團高興，
“打…打…打…”。
叉起腰來，口是喇叭，
大家又擺成一條長蛇；
‘少息’……‘立正’……‘開步走’……
嘴角半是莊嚴半是笑，
——六月的陽光在照耀！

珍妮

珍妮，你沒有小飛機，也沒有三輪車，
整日的，你馴豬般的坐在矮凳上：
彼得·潘，那小天使從沒有叩門過你家。

你活着，七年歲月沒有使你肥大，
冬天，儘管緊縮着你冷冷的手，
夏日裏，蚊虫把你咬，蒼蠅在你頭上耍。

對的，鄰居的孩子會欺負你，
對的，受了一些冤屈，你不能流淚；
但是，珍妮，誰叫你同他們又混在一起？

你臉上赤紅，你，你頭痛：
我明白，你手指指着你的頭。
好，珍妮，告訴你，大人們也都頭痛哩！

——來，珍妮！誰是你真的爸爸同媽媽呢？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九日。

小小畫家

——東京街頭雜感

你看他還只是八九歲的年紀，
手裏一支炭筆，
對着千千萬萬的行人，
要求匆忙中片刻的駐息，
幾個銅仙買得你自己的畫像；
那畫像，一如你所熟悉：
陰翳處埋下了已往的歲月
跟你難計算的悵鬱，
陽光處他為你在灰色的生活中
逗露出些微的愉快，——
千萬不要驚奇呵，
不是他不想畫面前流水般的汽車，
不是他不想畫前後面障眼的建築；
汽車的怪眼，廣告燈的一紅一綠，
身邊走過形形色色的人們的姿態，
他的小心裏都想另外畫出一些新奇，
可是，他不能；為着幫助窮苦的家計，
他只好整半天的站在街頭，

讓冷風拂上面，
寒慄由領上爬進身體，
——你想想看，一個一個地
面對着生疎的面孔，
一筆一筆裏，該當寄託下了
他多少的悲感呢？
千萬的，朋友！我請求你
你別過分把他誇獎，
世界上誠然不乏一切天才，
可是，難道這就是天才的工作嗎？

一九三四年末於東京。

II

生 活

兩條軌

無窮的展開在前面，
當作轟轟的列車我前進吧。

讓西北風吹打，
穿過幽黯的隧道，跑上崎嶇的山，
頹喪，悲哀的只是道旁的樹木呵！

什麼，黑夜張開了她的翅膀？
什麼，大地蒙上薄薄的白紗？
——不要慌，加強馬力前進吧？

讓列車永遠永遠奔往兩條軌，
莫怕前面的無窮，難捉摸，
沒煤燃燒時才是最後的終點哩！

——啊！這就是生活！

一九三四年三月。

種甘薯

沒有足夠的土地，
早稻剛剛割去，
犁耙馬上就翻鬆了泥土；
長年得不到休息，
瘦瘠的田畠還要再種一季甘薯。

勾起了黃黑色的泥土，
長長的土廂空出深長的路。
放下了尺多長的薯苗，
鋪上了薄薄的肥料，
立即又再加上一層土。

不斷地下苗，
不息地鋪灰；
不停地壅土；
一下一下鋤頭埋藏了多少汗珠？
一根一根薯苗下了多少辛苦？

萎頓的苗葉緊貼着泥土，

淋下一桶一桶的水，
也盼望老天的雨和露。
不錯，許是明朝綠葉會有生氣顯吐，
可是，誰擔保三月後一定會有豐收？

一九三四，八，五日於蒲城。

休 息

一斧一斧，枝葉上傳出了死的恐怖，
汗珠打溼了腳下的泥土，
不斷的勞動帶來了痠疼，
放下了斧，收起了鋸，
濃蔭下兩個人正好息一息氣。

一個抽出了旱烟筒，
心底悶住了萬千言語，
百千條小龍在飛，正好像他的心緒。

另一個拚命的喝着茶，
一呷‘熱’，一聲‘可惜’：

他說這株樹最好能夠再等幾年，
兩眼儘管盼着那些待斫的樹。
於是運出了抽烟的悠長的歎氣：

“不是沒法子買米，誰甘願？……
如今，唉，……每月還要出煙戶費！……”
接着講起了東，又話到西，
一句一句刻畫出窮人的不如意：

多情善感的只有那鳴蟬，伏在樹枝，
‘悽悽’！‘悽悽’一聲一聲唱到尾！

一九三四，九月六日。

你走錯了路

可憐的余震亞，
你走錯了路：
你本一無所有，
展在你面前的
該是直線的路，
可是，你沒有胆量向前，
你只彎彎曲曲的走；
到頭來，陽光不散
你鮮色的夢，
閃閃的貨色又眩了你的眼；
——你弄昏了頭腦在中途！
於是，我看見你，
你在前後左右徘徊；
徘徊，徘徊，徘徊哪！
哦，可憐的余震亞！
當心汽車把你飛斃，
當心巡捕會把你
當作強盜逮捕！
你，你最好買點冰淇淋，

不然，就討得一些冷水來

醒醒頭腦吧！

我告訴你：你走錯了路！

心慌，跟着你失了意志。

看！你是在無窮的表演

表演你的錯誤！

一九三四，六月一日。

可憐的李亞德

可憐的李亞德，
幹嗎低垂着你的頭？
哦，我曉得：
你兄弟的生意業將破產，
卒業，學校把你擲到失業層，
要想留學，從今又只好夢想；
回家吃老米吧，
你又耐不住古舊的家鄉。
不錯，大學生出入影戲院，
別人生活在跳舞場，
公園裏一對一對的伴侶，
都隱隱地使你心傷。
唉！我的可憐的李亞德，
你就甘心願意的
永遠低垂着你的頭麼？

我的李亞德，
鎖住你的苦痛向前吧！
也許你還可以讓他爆炸，

整個世界不是癡狂的嗎？
到處都燃燒着真理的火，
不能踏過陰沉的國地前進，
神醫醫不好你的真病，
萬千馬力又那裏拖得住你
不向苦海裏撲跳呢？

一九三四年六月。

北風與乞丐

昨夜，北風獨徼在戶外，
後庭果樹送出沙沙的顫聲；
窗板整夜地戰戰兢兢，
房內的竹椅也送出乾裂的脆音。
今朝，街上來來往往的乞丐，
骯髒的身上多了一些襤褸的破舊；
“夫爺！先生！——可憐我天冷難受！”
千百句乞聲中夾雜了這句哀求。
雜踏的步聲打碎了低微的希望，
閩人們却都緊緊地把衣袋揪住，
一個銅錢也沒有溜出手。
沒有人曾記起你們往日也是好百姓，
沒有人會想到往日也曾供過稅收，
誰同情你？誰認你是落難中的農友？
唉！為着生存！為着生存！……
可是，這是漫長歲月，朋友，
難道你們就永遠，永遠
忍耐地向人們伸出兩手？

一九三四，十月廿六日於廣州，

不流淚的盧亞里

盧亞里！盧亞里！

整日的工作鍛鍊成鐵的身體；
他生活，田事消磨了他整個青春，
可是，現今，他才明白生的意義！

對的，迎頭是咬草根的苦生活，
簡直見不到油鹽柴米。——
裹着肚子盧亞里從不下淚，
他明白，這不光是為着自己！

不知是那一天，天空飛來日人的鐵鳥，
轟炸，跟着是草房的燃燒同倒潰。
不錯，盧亞里的房子遭了殃，
不錯，活豬變成了火腿！

但是，咬緊牙根，盧亞里心頭塞滿了火，
沒有淚，悲哀爬不上他堅強的心。
他罵；“豬狗！有本領你就前來肉搏吧！”
飛快，他又關心到有沒有炸傷苦兄弟。

——伸出無數萬的鐵的手，
像早春枝梢裂出嫩芽，開出鮮花，
活的我們的世界是該當來了；
誰悲哀的誰滾開去吧！

一九三四，三，廿三。

細狗仔和他的媽媽

一出天門就少得看見爸爸，
細狗仔長年依着年輕的媽媽○
歲月養大了細狗仔，
六年獨自的生存，
媽媽對爸爸從來少說埋怨話○

她勤操一切家常，
淚和稀飯混着一齊吞下○
堅忍的心永遠不弱這個願望：
有日細狗仔會長大，
他會好好的侍養他老媽○

誰也不告訴她
青哥已經死在黑暗的地方，
萬千艱辛裏獨掛起粒粒希望，
她盼望他回家，
不怕這希望老是窩在水泡上○

“細狗仔，你爸呢？”

任由人們大聲大氣的問，
握緊拳頭小心裏也有這信念：
“我的爸爸做工在遠方，
我的爸爸為着窮人忙。”

犁，耙，鋤頭日日窩出她的匆忙；
莫怕她真的新近守了寡，
細狗仔從今沒有了爸爸；
這原是時代給與的命數。
哦！他一出天門就少得看見爸爸！

一九三四，八，六日。

為紀念亡友而寫。

流浪人

——紀念一個友人的友人——

決不是為着貪圖幸福的旅行，
也不躲避萬千艱辛或致命創傷，
為着營壘的鞏固，陣線也在異國他鄉，
我流浪，流浪，縱是在沒有太陽的地方，
現有的財產是三腳架和小小鏡箱，
我表面的職業是照像。
你不用問起我名字，
今天一個，明天又換一名堂；
一句話，在黑漆漆的世界，
暫時我是長年的流浪，流浪……。

一九三四，八月。

運轉手

手裏執住輪機，
兩眼睜着前面，
任由兩條軌
展開在前面——
緊執着，
運轉着；
流過平原，
蟠過高山；
不讓疎忽爬上心，
不讓疲倦貼住身；
聽命的
是那急轉的鐵輪，
為他，譜出了
生活的歌唱；
這歌唱，
驚動天，
震撼地，
四方八面都充滿了
前進的迴響！

一九三五，三月三日於東京。

殘廢者

左臂撐着一根棒，
右臂撐着一根棒；
拖着顛簸的脚步，
吞下了路人多少的詫異，
通過大街，穿過巷；
昔日的雄心
那敵得住今日的苦痛。
記得當年櫻花時節的出兵，
向着殖民地
不斷的輸送，
一場血戰你中了傷，
抬到後方截了一隻腳，
從此恤金買不回當年的健康。
在別人握手交歡的時分，
香檳酒裏顯出了他們是英雄，
而你，拖着搖蕩的身影，
你是一個殘廢者。
——哦！殘廢者，
兩手抓着兩根棒，

千千萬萬的留意裏，
容不得半個疏忽；
咯咯的響聲中，
我看見你迎着黃昏，
橫過大街穿入街，
朦朧的燈光裏，
埋葬了你可憐的顏容。

一九三五，五，十五，東京。

III

熱 望 着

在不遠的彼方，
有光明在照耀。
熱望，把握，追求，
粉碎身上鎖枷，
建造甜的歡笑。
路不遠，
心莫焦：
不是孤舟
在大海裏漂，
不是隻馬單身
在日夜裏奔馳，蹣跚！
熱望着，熱望着，……
前有光明在引導，
前有光明在照耀！

一九三四年七月。

籠中鳥

不要唱吧，小東西！
幸福可曾厚待你？
快樂可曾全付你？
我傷心，你在狹小的牢籠裏裝歡喜！

不要跳吧，小東西！
點點食物人給你，
滴滴冷水人給你！——
我傷心，你不害羞的蹣跚在牢籠裏！

啊！穿過你的柵，小東西，
你看看廣闊的青青的世界吧！

一九三四，四，日五。

你 逃 ？

朋友，在暗夜裏你想逃嗎？
前面魔影憧憧，後面鬼步冬冬，
永遠的，永遠的，恐慌將佔在心中！

逃吧，在暗夜裏讓你逃！
穿過陰森的峽谷，聽着森林的呼號，
暗夜還在你前面，你會逃出黑網嗎？

提起勇氣來吧，可憐的東西！
暗夜裏走路的不光是你，
有勇氣的不是前後都是火把嗎？

一九三四，四，廿夜。

海 鷗

海鷗追着船飛，
低低的翦過水面，
急急的撲向浪裏；
好像滯溜在空中，
飛，飛，是並着船追。
不怕前後左右茫茫一片水，
抓碎了多少泡沫，
撲空打不消追求的願望；
沒有貪圖水上片刻的休息，
一邊在唱，一邊在低翔。
——不倦地追，不倦地追！

一九三四，七，廿八於海上。

悼

——紀念新興作曲家聶耳——

晴天的雷公：

波臣封了你的口，
屍身水上浮腫。
像紅彈穿過在深心，
全身傳出筋肉的慄動。

我想起，從今——

我們將空嘆詩篇的辜負，
再沒有你的曲譜！
大眾打溼了眼珠，
他們喪失了一個知心朋友！
音樂界的農田，
難免一時的荒蕪！

咳！誰的命令呢？

難道二十四歲的天才
突然便該和死神攜手？！

一九三五，七，十九晚。

聶耳溺死新聞後。

易 幟

雄糾糾的武裝下
撐起了異色的旗幟；
每朝，喇叭隊
歌唱出你們的誇耀。

——可是，這有什麼用？
你們雖然武裝化了我們的土地，
我們的旗幟却仍然保藏在心中：
是自由、平等跟愉快，
牠的顏色永遠是鮮紅！

一九三五，六月。

春天在心中

睜開眼，
睜着整個春天：
春在枝頭，
春又在枝頭消逝了。
沒有半句憂怨，
我懷抱着堅決的信念：
我們沒有春天的——
骷髏上建築不起熱狂的歡欣，
呻吟聲裏那容你偷閒甜醉？
血肉交迸中，
面着我們的是
自由！博愛！和平！
我承認我滿貯着火熱，
我等候着將來的燃放：
那不是雷電般的閃耀，
我們把大地放在肘下，
任由五月的陽光
永遠裝飾着血色的美艷。
現今；在風雨交加的前夜，

我，我那有春天的閒情？

（難道這是時候嗎？）

我心裏敲打着戰鼓，

打破幽黯的沈靜

我歌唱：

大地，我的兒子，

歷史決定了你當長大，

歷史付與你強壯的身體了；

衝破黑的氛圍吧，

向前！向前！

——哦哦！

春天呵，

春天只在我心中！

一九三五年五月初。



5.16

廿五年九月十五日
佩文齋人文書店

<p>叢書 詩歌</p>	<p>著者 蒲</p>	<p>發行者 詩人俱樂部</p>	<p>總經售處 上海麗飛路 五二三號 上海聯合出版社</p>	<p>經售處 光明書局 大書店 生活書店 全國各</p>	<p>生活 實價二角</p>	<p>風</p>	<p>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p>	<p>1936,9,1.初版</p>
------------------	-----------------	----------------------	--	--------------------------------------	--------------------	----------	----------------------	--------------------

